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天豹圖

第十八回 思誼盟獨自無聊 觸好情毒意殘姑

話說秦氏一夜並不曾睡，到了次日天明，起來梳洗明白，吃了早飯，不帶一個丫頭，獨自一個下了沉香閣，打從無人之處穿到花園內來。俗語說得好：男偷女隔重山，女偷男不商量。上門買賣容易交關。來到樓下，見曹天吉斜靠著紗窗微微而笑，將眼亂丟。秦氏欲上樓來，忽又想到：「雖然是我情願，還要他來尋我，不可我去就他。待我去瑞雲閣內坐坐，看他來也不來。」想定主意，遂到瑞雲閣坐著等候。那曹天吉見秦氏走到，正在歡喜，忽然又回身走到瑞雲閣去，想道：「這就奇了。」

又轉想道：「是了，這是他作難的意思，待我也往瑞雲閣便了。」遂下了樓來到瑞雲閣，趨將過來，只見秦氏坐在湘妃榻，連忙作揖道：「少奶奶，我曹天吉奉揖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不敢，奴家萬福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為何不到我玩花樓，在此瑞雲閣何事？」秦氏道：「玩花樓恐人看見，在此恰好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昨日受驚了，昨夜可好睡麼？」秦氏道：「有甚不好睡？一夜直睡到天明。二教師昨日也受了嚇，昨夜亦可好睡否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昨日正要大戰巫山，誰知被那短命的丫頭衝散了，害我一夜恨到天明，此時見了猶如獲了奇寶，如今快快樂續前緣，消我心中萬千愁恨。」即用手來扯秦氏的袖，秦氏道：「碎！快放手，我是不去的。」曹天吉道：「為何不去？昨日已許了我，若不是丫頭衝散了已成其好事了，今日忽然假起腔來，卻是何故？」秦氏道：「因昨日失了興，今日遂不高興到玩花樓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我曉得了，爾在玩花樓頭次要上手就被人衝散，有個不吉，所以不到那裡去。既然如此，就在這瑞雲閣何如？」秦氏道：「果然是個知心的人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既如此快些脫了衣服，就將這湘妃榻做個戰場罷。」二人脫衣上榻，極相愛悅。

二人大戰，其樂融融不表。且說花賽金平日與盧賽花往來甚是有情有興，自從為了李榮春之後斷絕往來，每日甚是寂寞。

幸逢施碧霞結拜為姊妹，日夜相依，都亦不冷靜。自施碧霞去後，更兼紅花尚未能起牀，乃獨自無聊。但紅花此病都是花雲上緊用心，請醫調治即好了，終日仍伴花賽金做些針指，說些閒話解悶。那日紅花見花賽金面帶憂容，兩眼含淚，紅花問道：「小姐為何流淚？有甚不悅之事說與丫頭曉得，也好與小姐分憂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我想哥哥如此作惡多端，將來不知怎樣的結果。就是嫂嫂也是不良之輩，雙雙一對互相作惡，這也沒奈何。只是施碧霞小姐未知回去否，我甚是放心不下，不知怎樣，我思起來就傷心。」紅花道：「少爺與少奶奶所作之事我們難以管他，一個似虎，一個如狼，昨日聞得廚房楊媽媽說，碧桃打破一個茶杯就被少奶奶一頓門門打死。若似此行為將來不知如何報應，我們那裡管得他來。若說施小姐，小姐放心不下，待丫頭過一二日去看他便知明白。只是小姐不要傷心，若是如此憂悶，倘憂出病來如何是好。不如到園中去看光景解悶。此時池中五色蓮花正開得茂盛，我伴小姐去看看也消些愁悶。」

花賽金只知曹天吉在家養病，卻不知住在園中樓閣養病，若知他住在樓閣他亦不來了。因心中憂悶，也要到園中看光景解悶，聽了紅花之言，遂道：「也使得，爾前面引路。」紅花領命在前引路，花賽金隨後而行。

來到園中，果然景致非凡，真是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

只見蝴蝶雙飛攢採花心，梧桐樹上秋蟬疊噪。主婢二人來到蓮花亭，只見五色蓮花，開漫燦爛如錦花。賽金坐在石椅上看這些景致，正是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。花賽金看花之時，正是秦氏與曹天吉成好的時節。那花賽金看了蓮花又道：「紅花，引我到望江樓去。」紅花領命，又引小姐出了蓮花亭，經過八卦街，走過三彎九曲的桃源洞，又過了玩月臺。若說玩月臺在瑞雲閣背後，望江樓在瑞雲閣東西方面前。主婢二人打從瑞雲閣背後轉彎來到瑞雲閣面前，再行幾步上了望江樓，將窗推開與瑞雲閣對照，只見瑞雲閣內一男一女的，男的將手搭在女的肩頭靠在窗前看景致。花賽金見是秦氏，嚇得滿面通紅，連忙縮了進去。那秦氏與曹天吉雲雨已畢，二人穿了衣服手挽著手靠在窗前看光景，曹天吉一手搭在秦氏肩頭。那秦氏正與曹天吉說笑，忽聽得對面樓窗響，抬頭一看，見是花賽金主婢二人，分明打個照面。秦氏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回轉身將曹天吉衣服一扯。曹天吉尚不曾見花賽金，他被秦氏扯了衣服不知何故，隨了進來道：「少奶奶為何面都青了？扯我何事？」秦氏道：「正是嚇死我也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到底為著何事？」秦氏喘氣定了，道：「爾到底是個莽撞漢，對面樓窗一響，我抬頭一看，只見兩個人見了我們，他又縮了進去。」曹天吉道：「那二人是誰？」秦氏道：「一個是少爺的妹子叫做花賽金，一個是花賽金的丫頭叫做紅花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噯喲！不知他可看見我們二人麼？」秦氏道：「怎麼不見？因見了我們才縮了進去。」

曹天吉道：「可不妨事麼？」秦氏道：「爾說那裡話來？別的事還可，這件事如何說不妨？若是被別人見了，還可與他說得話，這二個娼根見了是不能與我干休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如今便怎麼處呢？」秦氏道：「咳！這是那裡說起，那花賽金與我又是個對頭冤家的人，紅花又是萬惡奸刁的丫頭，今日此事被他看見，將來必然說與少爺曉得，那時少爺知及此事，爾我不必想要活的。雖然說他不曾拿著好情，然而與他亦難說得清楚，他心中總是疑惑的，那時叫我如何做人？都是爾方才不好。」

曹天吉道：「怎樣到來埋怨著我？」秦氏道：「怎麼不是爾不好？我道在此說說笑笑豈不是好，爾偏要到窗前去看景致，如今看得好麼，看出這件事來，被別人看出破綻來。」一邊說一邊做出那妖燒之態，將一條羅帕指著眼睛假做哭泣之狀。那曹天吉被秦氏著迷了，又見他做出如此嬌態，心中又憐又惱，急得心亂如麻只是亂跳，也沒奈何。

且說花賽金同紅花見秦氏與一個男人靠窗禪著肩玩耍，忽見了花賽金，即時縮了進去。花賽金同紅花見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忙縮了進去。紅花道：「小姐，如今快些回去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我驚得手足都軟了，怎麼走得動？」紅花道：「待丫頭扶小姐回去。」遂扶了花賽金下了樓，急急走回樓上坐下。

紅花道：「小姐，方才少奶奶與那男人同靠在窗前說話，成何體統？那男人想必就是曹天吉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紅花啊，那賤人這等無廉恥，敗辱我家門風，若被他人知之豈不笑死？我想起來這都是少爺平日作惡之報。」紅花道：「我們若不看見也罷了，今既看見必須報與少爺曉得，將他姦夫淫婦拿著了，一刀一個將他殺了豈不乾淨？」花賽金道：「這事不可造次，若還告訴少爺曉得，那時鬧動起來難瞞眾人眼目，這個冤家就結在爾我身上了。」紅花道：「知情不報那裡使得？」花賽金道：「我有個道理在此，明日備一桌酒，悄悄去請他來吃酒，暗將言語解勸他。若能受勸，動不如靜，他難道不想體面麼？自然絕了後患，戒其將來，豈不是好？」紅花道：「若是勸他若不聽呢？」花賽金道：「他若不肯聽勸，我只得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」紅花道：「前日與他相打過的，恐他不肯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待我自去請他，必定來的。」

不說主婢二人商議，且說秦氏與曹天吉計議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要使他二人不言才好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怎能夠使他不言？」秦氏道：「爾真是個癡人，人若死了就不能言語。」

曹天吉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有毒刀一枝，只有五寸長，其毒無比，只用刀尖向他身上不管什麼所在只輕輕一刺，見血就封喉，不能言語，一對時就死了。」秦氏道：「既有如此妙物，快些拿來，待我連紅花這賤人一齊結果了他性命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此物一次只能傷一人，若刺二人不能驗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，做二次刺便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如此甚好，頭次刺其主，二次刺其婢。」秦氏道：「只是我與他有仇，不愛見他，怎麼能到他房中去害他？」曹天吉道：「這也不妨，一日不怕羞，三日不忍餓，暫忍一時之羞，免一身之禍。」遂從衣袋內取出與秦氏，將刺法教了一遍。秦氏將刀放在袖內，急收拾去房中安歇。到次日想了一計，吩咐備酒，要請花賽金來吃酒方好行事，若是去伊房內到底不便，故此要請他來好行事。正在想時，忽見雙桂報道：「小姐來了。」秦氏想道：「他自來送死了。」

遂起身迎接道：「姑娘來了麼？」花賽金道：「正是。」秦氏道：「姑娘請坐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嫂嫂請坐。」二人坐下，丫頭獻了茶，花賽金道：「奴家今日備一杯水酒，欲請嫂嫂過去談心解悶。」秦氏道：「我也備得一杯薄酒，正要來請姑娘同吃一杯，

姑娘來得正好，免我過去延請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多謝嫂嫂，只是今日要嫂嫂先吃我的酒，明日我再來吃嫂嫂的酒便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如此說我先去，嫂嫂就要來的。」秦氏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待我送姑娘下去。」

花賽金道：「不敢當。」秦氏道：「必定要送。」二人下了閣，手挽手的走。花賽金道：「請嫂嫂留步，不必送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姑娘慢走。」一面說一面將手拿著刀，兩個指頭扯下刀套露出刀尖，輕輕的向花賽金脈裡一刺，說聲：「姑娘請慢走。」就回身上閣，靠在窗前觀看。那花賽金忽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立腳不牢，倒在地下，只見傷處流了紫血，明知中了毒計，但這枝毒刀甚是利害，見血就封喉，痛不可言，爬了起來走不上兩步又跌了。那秦氏見了道：「果然應驗，真乃至寶，明日紅花也是一刀此刺，豈不也就明白了。那時無憂無慮，就好放心與曹天吉取樂了。」

不說秦氏心中私喜，且說紅花見小姐去了許久尚不回來，遂走下樓要去接小姐。走不上幾步，忽見小姐一步一跌的爬來，兩淚交流，面已變黑了，頭髮也散亂了。紅花一見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扶了起來問道：「小姐為何如此模樣？」那花賽金只開的口，並不能說出一句話來，只將左手舉起與紅花親看。

紅花見了問道：「為何此處流出紫血來，敢是發痧麼？」花賽金將頭搖了兩搖，紅花道：「既不是發痧，為何如此沒奈何？」

只得扶了小姐一步一步的扶上樓來，放倒牀上，只見滾來滾去痛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紅花道：「小姐方才去時是好端端的，為何此時如此模樣，敢是秦氏毒害麼？」花賽金將頭點一點，紅花道：「如此說，想是不能救的了。」急得沒法，只是跪著叩求天地神明保。又轉想道：「不如去說與總管曉得，叫他急急去請一個醫生前來，看有甚法可能救得否？」慌忙走下樓來，才轉得彎就遇著花雲，花雲道：「紅花姐，如此慌忙要到那裡去？」紅花道：「雲哥來得正好，小姐命在須臾了，快快去請一位醫生來看。」花雲道：「我正要與爾說兩句話，誰知又遇此急事。」只得去請醫生。那些丫頭聽見此事，眾人都到樓上圍在牀前觀看，有個說是發烏痧，有個說是患急風，又有一個說是犯著周倉爺，紅花道：「休得胡說。」又有一個問道：「爾怎麼曉得是犯著周倉爺了？」一個道：「不然面為何會變黑？」那花雲已請了醫生上樓來看，醫生看了脈說道：「是中了毒，只是無藥可救。」只用解毒的藥，吃下全然沒些應驗，一連請了幾位醫生來看，只是沒一個能救得來，紅花急得叫天叫地的啼哭。那些三□一個小妾也都來看，大家並無主意，只是歎息而已，惟有秦氏一個不來。

一夜大家亂到天明，紅花哭得兩眼紅腫如核桃一般。那花賽金兩眼反白，牙齒咬緊，遍身青的青、紫的紫、烏的烏，一個身體腫得有三個大，毒氣攻心，疼痛一對時，可憐一命歸陰而去了。紅花見小姐已死，將頭撞地哭得啞了喉嚨。那秦氏聞知花賽金已死，滿心歡喜，要掩人耳目，只得走去看一看，順便要害紅花。來到花賽金牀前，如鳥鼠哭貓一般假意哭了兩聲，立心要刺紅花，因房中人多，下不得手，再想道：「且饒爾暫活半日罷了。」遂下了樓，吩咐總管道：「小姐犯了急症身亡，少爺又不在家，爾們只須草草收殮，不必多費。」那總管聽了此言暗想道：「少奶奶此言好不中聽，我家小姐乃堂堂宰相的千金小姐，怎說草草？就是不必多費這句話怎麼說得去？」又想道：「小姐啊！爾一生為人忠厚賢德，如今得此急症而亡，雖然主母如此吩咐，我自然從厚備辦便了。」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